

# 我爱今天的你，因为我知道当初的你

□ 冯健（建筑系建42班）

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们跨进了众人瞩目的清华园大门，成了一群中国最幸运的孩子。多年以后，清华园在记忆中凝缩成一个个精致美丽的景点，笔直漫长的南门杨树路好像在明白地告诉我无论求学、创业，还是人生，都无捷径可走；那条大树成荫的宽阔的梧桐路让我感到被一种博大的力量保护着的温暖；而迷人舒展的银杏路，背衬着北京高远的蓝天，无数金黄色的叶子在风中摇曳着小旗子，让我的心轻松欲飞。

在建筑系头两年，我们的专用教室“屈居”在简陋的焊接馆里。那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两层的长方形盒子。我喜欢坐在二层教室的窗边，欣赏窗外主楼西侧静谧常绿的花园。焊接馆与主楼之间的马路并不窄，但来往交通不多，很是安静闲适。因此夹道的白杨树显得格外高大，树干笔直，树冠丰满。树干上的斑痕像无数只大眼睛，无声地凝视着我，充满疑问。我年轻的心中也有数不清的问号。我和这些眼睛就这样无止无结果地看进彼此。直到离开清华，我还是没有懂事，在我四十岁生日那天，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从清华直接拿到答案，但清华给了我寻找答案的方法。

焊接馆楼后的白杨虽美，还是比不上主楼八、九、十层居高望远的壮观。在我的印象中，主楼上层的窗玻璃总是有一抹暖色，不是映照晨曦的灿烂，就是沐浴着晚霞的辉煌。难道是真的用功早出晚归，还是记忆给它涂上了玫瑰色，或是两者兼有？我们的专教搬到主楼后的日子好像过得格外快，五年级分作毕业课题后，大家就更彼此见不到踪

影。然后真的开始了在社会上分飞飘零的日子，一晃竟廿载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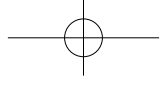
二十年过去，我终于明白，原来人生好像是忙着进一座座围城。今天梦想着回到清华去，可当初在清华时总盼着去外面看看。那时漂洋过海似乎比做梦还远，周游全国也不是方便的事。三年级结束时我们每人领到100元建筑考察费，加上家里一点赞助，我和崔力军从曲阜孔庙一直转到黄山，然后我们



是在大运河坐了一夜船从杭州到苏州的吗？记得在去黄山的路上，因为刚发大水，看见好多大小西瓜漂浮在水田里。长途车在半路停下时，我们就下车画钢笔速写，一望无际的田野，连绵起伏的远山，看不到尽头的电线杆队列，脚下的土路蔓延而去直到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在苏州的沧浪亭，我们居然撞上刘晓青和王虹。说缘分就是这么简单。二十多年后我和王虹又在上海朝昔共处一个月，只是一起打的上下班代替了骑车去教室，考究的餐厅加公司的份饭代

替了排长队在食堂的大“澡盆”里盛米饭，宽敞的居室代替了拥挤的宿舍。我们都戴上了母亲的桂冠，上小学的女儿正当天真好玩的年纪，我们膨胀的行李箱里多了二十多年收揽的经历、情感和垃圾。在少年伙伴面前，行头和化妆都会稀里哗啦地掉下来，我看到的还是少不更事的你，只是多两条经验的皱纹罢了。我爱今天的你，因为我知道当初的你。

不用伽利略或任何大科学家的验证，在我们的心中，1984年到1989年的清华园是茫茫宇宙的中心。圆心的坐标是学校分给你我的那张床，为上下铺原因，海拔也一定要标明。第一道圈重合于学校的围墙——虽没有长城那么壮观。在它的保护下，嫩苗在五年间长成了小树。在这道圈里，我们在自行车潮中冲浪，在图书馆和教学楼间碰撞，在分数和评图之间挣扎，在宿舍门口的告示栏前犹豫：舞会还是讲堂？而每当想起“走出教室，走出宿舍，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都不禁心生惆怅……晚饭后大礼堂前的草坪上还在播放古典音乐吗？山包上掩映在树丛和杂草中的气象台还朴素依旧吗？程远老师在明斋的油彩和土耳其进行曲搬去哪里调和了？旧图书馆里那座狭小而精致的旋转楼梯又承担了多少匆忙的脚步？万里之外登上Google Earth，我飞回清华园。我为她庞大的发展激动且担心：南门外的科技高层和喷泉台阶令人惊喜。我怀疑重游故地我一定好像刘姥姥逛大观园，好在朱自清的荷塘在Google上依然田田如歌似梦。



特别要问候的是水木清华和西大操场之间的小山坡，是我最多流连的地方。池塘边的大松树可还安好？它可是我们第一张风景写生的主题。8-1>7，只有清华人最明白这公式的成立。初春的下午四点半从室内被“减”出来，我往往在西大操场上乱跑一阵，就窜到了校河对岸“水木清华”后的小山坡上。嫩黄的迎春花在绿叶出现之前已熙熙攘攘地站满了枝条；桃树上也挂满了深粉红色的花苞和浅粉色的花朵。阳光下和空气里浸透了春的讯息，心也随之鼓胀和飞扬。四月到来，轮到紫瑾来点缀校园。如今异国他乡虽花团锦簇，紫瑾却是罕见之物。当此日我只好身着紫衫，把自己变成无人解意的“校花”一朵，然后再给孩子讲一些二十多年前的故事，都是源于这个有特别意义的颜色。

清华围墙外的第二圈划进圆明园、北大、体院，还有颐和园、香山、植物园、卧佛寺、樱桃沟、潭柘寺、妙峰山……如果经历可以剪辑成许多电影，而我们可以选择喜欢的片段在人生的这台机器上同时重复播放，我愿二年级末那两个星期的水彩实习是永远上演的“电影”之一。每天早晨七点半有大客车在宿舍门口恭候，中午有食堂送来又热又香的饭菜，我们背着画夹在风景旖旎的园林里游来荡去，饱览中国古建的精致和大自然的茂盛，坐下来弄笔调色，用水彩记录下眼前的优美景观。

意念里程老师笑呵呵兴冲冲地走来了。他从西双版纳写生回来，带着画、一些叶子和红豆到我们宿舍里来，他宏亮的嗓门把我们女孩子那些琐细小器都镇住了，把我们的豪迈爽朗都唤出了。还记得我给他看二十岁那年寒假我在苏州的一本钢笔写生，他说画一本以后可以出版。我的画都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只有先生的关心和鼓励还在。他是我们班的大哥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学生。那个外语考试的前夜，实在烦了没完没了的复习，我们几个女生丢开书本，冒昧敲开程老师的画室门，把他挟持到夜幕中的圆明园。

深蓝的天空撒满了星星，高耸的石柱沉默的剪影，高树低草朦朦胧胧，呢喃小虫远远近近。我们正着迷北岛和舒婷的新诗，零零碎碎地背着。程老师好像对新诗不熟悉，但他还是满怀耐心，和我们这几个不谙世事的傻丫头无边际地瞎聊。

还记得王蒙的《青春万岁》里那令人热血沸腾的诗句：“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用幸福的缕络，编织你们……”但最近一日我翻看同学通信录，意识到少一个人，这是我们内心永远的遗憾和伤痛——曾经的班长，王文红在2007年秋末冬初突然走了。一个很懂世事的大男孩，有时一本正经，有时嘻皮笑脸，有时强辞夺理，有时体贴温存；只要他在，情境一定生动。我不想和他论理，我只喜欢参加他热情组织的郊游活动。交图后的周末，往往有文红一张地图在握，我们背上干粮，就出发了。

又是一个放暑假前的傍晚，我们从清华北门出发，穿过大片的农田，跨过岸堤整齐的运河，由文红带领，来到这个似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清华北站搭火车，然后在另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站下车。当时文红是否知道他在引导一群失去了方向感的糊涂蛋？天很快就黑下来了，一两只手电筒被几十只踉跄的脚步踏得暗淡无光。文红是有指南针导向吧？我们终于半夜里到了一个小镇上，找到一家商店门口，大家找些纸皮席地而睡。第二天五点钟天刚亮，冻醒的和饿醒的找到一处早餐部饕餮稀饭和油条，回来路过昨夜“免费露天客栈”门口，窥见店员在骂骂咧咧的打扫纸皮，不禁暗笑。终于浩荡的密云水库展开眼前。划船，游泳，这广阔的空间终于可以盛下我们旺盛的精力和无尽的笑闹。

忘了怎么回到校园

里和书本中，那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次文红陪我在火车站坐着，只有我和他知道。要承认我和他不是同一类型人。我给他的毕业留言有一句“我不明白你”，他给我画了一个拧着眉毛的双辫姑娘头顶一个大问号。可是他那天陪我坐着，即使他什么也没说，他的无声告诉我很多。后来，我独处时，我知道我不孤独；友人需要时，我也会陪坐。文红，你虽然先去了，我们虽隔着世界，但我们并没有分开，就像我在大海这边，他们在大海那边，是否身影相随，已不重要。就如徐志摩的诗：你我相逢在这无人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我也好，或许你忘了，我们交汇时互放的光芒。如我们终究不能改变命运，那么就接受命运，珍爱手中的每一天每一个生命吧！文红，我没有亲见你的女儿，但从照片上看，她实在是个可爱的姑娘。放心文红，我们都会爱护她和丽萍，就像当初在清华园里的互相照应，就像呵护我们自己的儿女和亲人。

那次接邓卫回家，在如潮水般拥挤的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疾驰，加州午后明媚的阳光照在大道上显得格外亮。洗耳聆听大学问家谈中国历史，我的脑中充满超现实的感觉。时间和空间的混和旋转，这一切使生活饱含玄机。无论他和她身在何处，让我们同时在4月26日这天举杯：为我，为母校和重逢，为师长和亲友，为子女和后代，为祖国的昌盛，为世界的和平和转机。☑

